

(第三版)

古詩詞文吟誦

○ 陈少松 著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陈少松 著

古诗词文吟诵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诗词文吟诵/陈少松著 - 3版. -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3

ISBN 7-80050-717-3

I. 古… II. 陈… III. ①古典诗歌-文学研究-中国 ②词(文学)-文学研究-中国-古代 IV. 12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03905 号

古诗词文吟诵 (第三版)

作 者: 陈少松

责任编辑: 罗琳 汤 兮

责任印制: 盖永东

出版发行: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先晓胡同 10 号 电话 65137751 邮编 100005)

网址: <http://www.ssdph.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印 刷: 北京京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开

印 张: 11 75

字 数: 305 千字

版 次: 2002 年 12 月第 3 版 200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5001-8000

ISBN 7-80050-717-3/C·66

定价: 19.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三 版 前 言

自本书出版以来，常有海内外的读者来信来电，提出一些有关吟诵古诗词文的问题。现借本书三版之机，对其中的几个问题作简答，发表一点个人的浅见。

有读者问：你在书中把吟诵说得很美妙，不知学会它究竟难不难？

答曰：学会吟诵不很难。你想想，要是很难的话，过去私塾里那些稚嫩的蒙童哪能背吟《三字经》、《千字文》、《千家诗》等许多古诗文？要知道，仅《千家诗》中所收唐宋五七言绝句和律诗就有二百多首。我的一位学生的外婆十多岁时在常熟读过私塾，今年已 87 岁高龄，尚能用当年塾师所教的调子十分流畅地背吟杜牧的《阿房宫赋》和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两篇古文。从没接触过吟诵的人，想像中学起来一定很难。其实吟诵的调子大多不复杂，学会它不很难。尤其是吟诵近体诗，学会了用一种调子吟诵一首平起的和仄起的，就可用这种调子来套吟同一体式其他平起的和仄起的。如学会了用一种调子吟诵李白的《早发白帝城》（平起式七绝），就可用这种调子来套吟王之涣的《凉州词》、杜甫的《江南逢李龟年》和杜牧的《清明》等诗；学会了用一种调子吟诵张继的《枫桥夜泊》（仄起式七绝），就可用这种调子来套吟贺知章的《回乡偶书》、王维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和李商隐的《夜雨寄北》等诗。套吟时，基本调子相同，只是在感情色彩、节奏快慢和强调等处理上有所不同。我想，现今的流行歌曲，许多大中小学生学了一首又一首，比之简单的古诗词文吟诵，哪有学不会的？

有读者问：你是否出了与书配套的吟诵磁带或光盘？怎样学吟诵，效果会更好些？

答曰：去年，在澳门一位酷爱中华传统文化的企业家兼作家——沈秉禾先生的大力支持下，江苏音像出版社正式出版了我吟诵古诗词文的CD。这套CD共三张（诗、词、文各一张）光盘，所选历代传诵的63首（篇）名作——其中多数作品在本书中有吟谱，既兼顾各种体式和风格，又用多种调子吟诵，并配上由江苏省昆剧院国家一级作曲朱贵钰先生根据我的吟诵调子和作品意境创作、乐队用多种民族乐器伴奏的背景音乐。吟诵是门独特的有声语言艺术，对很少或没有接触过吟诵的人来说，仅读本书，照谱子练吟，往往容易吟得像唱一般歌曲，而不能很好表现出传统吟诵的特殊韵味，因而效果不是很好。实践证明，把握书中所讲吟诵的理论知识要点、反复聆听这套配乐吟诵的CD、照着本书中所附曲谱练吟，学吟者倘能将此三者结合，则大多能收到较为理想的效果。这种三结合学习吟诵的方法，对那些有志于传播这门绝学重任者来说，显得尤为必需和重要。

有读者问：今人读古诗词文的方法，除传统的吟诵外，还有哪些？市面上有些书和音像制品标名为“古诗词吟诵（或吟唱）曲”、“唐宋诗词吟诵（或吟唱）”，这些所谓的“吟诵”或“吟唱”与你在本书中所说的“吟诵”是否一回事？

答曰：今人读古诗词文，方法可谓多种多样，除用传统的吟诵之法外，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是用古代流传下来、经近人译谱和整理的曲调演唱。如汉武帝的《秋风辞》、李白的《关山月》、王维的《渭城曲》、李煜的《虞美人》、柳永的《八声甘州》、欧阳修的《洛阳春》、苏轼的《水调歌头》、李清照的《凤凰台上忆吹箫》、辛弃疾的《青玉案》、姜夔的《暗香》等诗词名作，都有古代流传下来而经近人译谱和整理的曲调，常被今人在各种场合演唱。

二是用戏曲（如京剧、昆曲、川剧、沪剧、黄梅戏等）、曲艺

(如评弹、京韵大鼓等)、甚至流行歌曲的曲调演唱。

三是用近人创作的曲调吟唱。一些音乐工作者和吟家如马思聪、罗忠镕、陈炳铮、盘石、李明等先生曾创作过不少古诗词作品的吟唱曲。

四是用现代朗诵学中讲求的方法诵读。现今大中小学师生和电台、电视台播音员读古诗词文一般都用此法，而近年在各地举办的唐宋文学名篇朗诵会上，许多著名演员和导演用的也是此法，只是他们的朗诵往往带有话剧表演的意味，所以人们称他们用的是话剧腔。

目前市面上一些书和音像制品，标名中虽同有“吟诵”或“吟唱”字样，但其读古诗词之法不一定相同，需要分辨。

有的是用传统之法吟诵的。这种吟诵行腔使调时与诗词作品的平仄安排密切相关，最基本的一个特征是，节奏点上字音的时值处理一般为“平长仄短”；其吟诵调来自于师授、家传，或长期流传于某一地区。我在本书中所讲和所出CD中的吟诵就属此类。

有的是用古代流传下来的曲调演唱的。一般都标明该曲调的来源。这种演唱，音乐性大多很强，要求较严格。

有的是用近人创作的曲调吟唱的。这种吟唱（有的也称“吟诵”）歌唱性较强，行腔使调时大多不考虑诗词作品的平仄安排，因而不像传统的吟诵按“平长仄短”的规则来处理节奏点上字音的时值。

有的是用话剧腔诵读的。这种诵读不仅与传统的“吟”有明显区别，因为传统的“吟”是拉长了声音像歌唱似地读，而且与传统的“诵”也有不同：用传统的“诵”法读七言律绝，每两字一顿，末字单独一顿（三字尾也可处理成一二），每句“平长仄短”很分明；而用话剧腔诵读七言律绝，不管平仄，每句都按四三结构处理，因而不像用传统的“诵”法读时节奏点上的字音有规律地表现出“平长仄短”。

上述古诗词文的多种读法各有特色，在提倡“百花齐放”和

努力弘扬优秀民族文化的今天，它们正切合国人、尤其是广大青少年趋于多元化的审美需求。

有读者问：你吟诵《离骚》、《长恨歌》、《醉翁亭记》等名作的曲谱何时能发表？

答曰：十分遗憾，这次三版，因技术的原因，只对文字部分的一些讹误作了修正，而未将初版时无奈割爱的这些长篇名作的吟谱补排进来，也未对书中的原有音谱作修订。此憾只能留待以后弥补。

最后，对所有关爱本书的海内外读者表示深深的谢意。

陈少松

2002年7月23日暑夜

于南京龙江月光广场5号3104寓所

序

吴 调 公

1987 年秋，我被在南师毕业的一位同学拉着看了日本国大井清先生领导的唐诗吟诵演出，不禁有感：在吟诵这一点上，日本是先行了，中国是落后了。以中国文化之昌明，吟诵人才之济济，应该是吟诵发达，然而在“五四”时代大受挫折，吟诵为少数的几个腐儒所垄断，国粹沦亡，诚为可惜！因此，在看过演出之后，我有两种感觉，一是赞赏日本国的善于接受中国的文化遗产加以发扬光大；另一是数典不可忘宗，我们有必要有理由把继承传统吟诵理论和经验的担子挑起来，剔除其不科学的东西，发挥其科学的东西，通过审美宏观，使之归于至善。

怀着这两点想法，我为重振吟诵之风担心。然而读了少松同志的这本《古诗词文吟诵》，我放心了。我被这一本继往开来的著作所吸引。第一，这本书从理论上阐述了问题。那就是说，中国的古诗词文为什么要吟诵，吟诵有什么好处，言之成理，行之当然。第二，此书于吟诵有种类区分，有的是吟而非诵，有的是诵而非吟。这是古代所没有严格划分的，而少松同志把它们划分开来，并加以说明。第三，吟诵之文，有诗词和文章之分，吟诵起来既有共同之处，也有相异之处。此著以吟诵对象之不同，以类相从，读者可以分别参考。第四，此著不仅从理论下手，探讨古诗词文吟诵的一般原理和规律，而且根据作者经验引导读者吟诵，以简明的言词举例说明吟诵过程中的方法、要求和技巧。总之，这部著作给我很多的启发。最主要的是作者以美学的眼光分

析吟诵，放眼宏观，情之所至，理有固然。这一点，我尤其赞赏。比如，吟诵，是音乐美，但要好听动人，先要了解意境美。凡是懂得诗词文中的意义、内涵，没有不吟诵合度的，尽管他们中质量各有不同。这就是说，吟诵前懂得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对作品中关键词语涵义加以了解，极为重要。良好的吟诵固然可以拓展审美境界，使听众共同处于一种被感动的氛围之中，而同时审美鉴赏也可以制造一种特殊的气氛扩大和加深对听众的感染力。由此可见，吟诵问题，归根到底，还是一个治学问题。

少松同志师出名家，本人也擅长吟诵之艺。前时他在南师大中文系开设这一选科，报名同学络绎不绝。声誉之隆，无出其右。我对少松同志的汲古之才是久仰的，加上我素有吟诵的爱好，更是特别高兴。所以写下这篇序文，以表祝贺，并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而鼓舞。

1995年6月20日

目 录

序	吴调公 (1)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吟诵概念界说	(1)
第二节 吟诵的历史	(9)
第三节 学习和研究吟诵的意义	(21)
第二章 诗的吟诵	(37)
第一节 近体诗的吟诵	(37)
一、近体诗的音乐美	(38)
二、近体诗的平仄格式	(42)
三、近体诗的节奏单位	(55)
四、近体诗的吟诵方法	(58)
第二节 《诗经》的吟诵	(79)
第三节 楚辞的吟诵	(92)
第四节 五七言古诗的吟诵	(101)
第三章 词的吟诵	(115)
第一节 词的歌唱与吟诵	(115)
第二节 词的音乐美	(126)
第三节 词的吟诵方法	(134)
第四章 文的吟诵	(164)
第一节 古文的音乐美	(164)
第二节 古文的吟诵方法	(170)
第五章 吟诵要求	(207)
第一节 字正腔圆	(207)

第二节	因声入境·····	(223)
第三节	显示个性·····	(253)
第六章	吟诵技巧·····	(261)
第一节	语言技巧·····	(261)
一、	抑扬·····	(261)
二、	顿挫·····	(265)
三、	断续·····	(274)
四、	轻重·····	(281)
五、	疾徐·····	(288)
六、	反复·····	(290)
第二节	动作技巧·····	(293)
一、	脸色与眼神·····	(294)
二、	体态律动·····	(297)
第七章	吟诵腔调·····	(305)
第一节	吟诵腔调的产生与流传·····	(305)
第二节	吟诵腔调比较·····	(321)
第三节	吟诵腔调的继承与革新·····	(328)
第八章	吟诵举隅·····	(338)
甲、	近体诗·····	(339)
乙、	古体诗·····	(343)
丙、	词·····	(347)
丁、	古文·····	(354)
后 记	·····	(362)

第一章 绪 论

吟诵，是我国传统的读诗读词和读文的方法。作为一种独特而行之有效的鉴赏古典文学作品的手段，它不仅为历代的文人学子所普遍采用，而且也深被今天的文学爱好者所喜爱。吟诵，无疑是我们这个东方文明古国的一份宝贵而仍有生命力的文化遗产。

第一节 吟诵概念界说

九年前，当我给系里高年级学生开设“古诗文吟诵”选修课时，有些学生跑来问：“吟诵究竟是怎么回事？古人的吟诵与今天我们用普通话朗诵有什么区别？”现在大学文科的绝大多数青年学生没听到过老先生的吟诵，所以会提出这样的问题。这就需要我们首先对“什么是吟诵”作出回答。

《汉语大词典》解释“吟诵”说：“有节奏地诵读诗文。”在笔者看来，这是一种笼统的解释，“吟”与“诵”虽有相同之处，若细究，两者其实是有差异的。

首先我们来探讨什么是“吟”。

“吟”字早在先秦文献中就出现，其义训为“歌”，即歌唱。如《战国策·秦策二》：“臣不知其思与不思。诚思，则将吴吟，今轸将为王吴吟。”东汉高诱注曰：“吟，歌吟也。”所谓“吴吟”，就是指吟唱吴歌。又如《庄子·德充符》：“依树而吟”。唐成玄英《南华真经注疏》：“行则倚树而吟詠”。“吟”和“詠”同义，《增韵·侵韵》：“吟，哦也，詠也。”故“詠”亦作歌唱讲，如班固

《东都赋》：“今论者但知诵虞夏之《书》，咏殷周之《诗》。”单言如此，“吟”和“咏”合成一个词用，自然仍是歌唱的意思，如《毛诗序》：“吟咏情性，以风其上。”唐孔颖达疏曰：“动声曰吟，长言曰咏，作诗必歌，故言吟咏情性也。”概括以上诸家的解释，“吟”即“咏”，就是拉长了声音歌唱。

但是，先秦时代的歌唱有两种不同的情况。

一是在琴瑟等乐器伴奏下的歌唱，这就是《诗经·魏风·园有桃》“我歌且谣”句毛传所谓“曲合乐曰歌”。比如《孔子家语·困誓》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

孔子之宋，匡人简子以甲士围之。子路怒，奋戟将与战。孔子止之，曰：“恶有修仁义而不免世俗之恶者乎？夫《诗》《书》之不讲，礼乐之不习，是丘之过也。……歌！予和汝！”子路弹琴而歌，孔子和之。曲三终，匡人解甲而罢。

显然，子路当时是弹着琴歌唱《诗经》中的某一诗篇。

二是不用琴瑟等乐器伴奏的歌唱，即所谓徒歌，也就是古人所说的清歌。《庄子·让王》记载孔子弟子曾子歌《诗经·商颂》的情景：

曾子居卫，缙袍无表，颜色肿皴，手足胼胝。三日不举火。十年不制衣，正冠而缨绝，捉衿而肘见，纳屣而踵决。曳箠而歌《商颂》，声满天地，若出金石。

曾子当时过着穷困不堪的生活，不可能有乐工替他伴奏，自己也没弹琴鼓瑟，而只是拖着束发的帛带徒歌《商颂》。《韩诗外传》亦有类似的记载：

原宪乃徐步曳杖歌《商颂》而反，声沦于天地，如出金石。

显然，孔子的这位弟子原宪也是徒歌《商颂》。值得注意的是，《艺文类聚》卷五五引晋束皙《读书赋》曰：“原宪潜吟而忘贱，颜回精勤以轻贫。”可见“吟”非合乐而歌，而是徒歌。又沈括在《梦溪笔谈》卷五中指出：

古诗皆咏之，然后以声依咏以成曲，谓之协律。

意思是说，古代的诗歌都可用来吟咏，然后用宫、商、角、徵、羽五声依照吟咏的调子谱成曲子，称之为协律。这也说明，诗歌的吟咏是一种并不严格讲究合乐的随口歌唱。

《诗经》三百零五篇经孔子“弦歌之”，诗乐合一，每篇皆可入乐歌唱，当然也可随口吟咏。《诗经》以后的诗歌，除楚辞、汉乐府、唐声诗^①、宋词以外，其余的绝大多数诗乐分家，不能入乐歌唱，而那些原来可入乐歌唱的《诗经》、楚辞、汉乐府、唐声诗、宋词，其乐谱大多先后失传。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赏读诗词主要是随口吟咏。不仅读诗读词喜欢吟，读文也喜欢吟。那么古人究竟怎样吟诗吟词吟文的呢？由于当时一不可能录音，二没有留下吟谱，所以我们今天就不得而知。但我想，古人的吟咏是口耳相传、世代赓续的，后人的吟法虽有所新变，总有一点前人吟咏的影子。我聆听过许多前辈学者的吟诗吟词和吟文，根据我的感受和理解，所谓“吟”，就是拉长了声音象歌唱似地读。

为什么在界说“吟”时要加“象歌唱”这几个字呢？这是因为吟时既同歌唱一样拉长了声音行腔使调，却又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歌唱。1993年夏天，在呼和浩特举行的中国古代文论国际学术讨论会期间，笔者曾与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系的王更生教授切磋过“吟”与“唱”的区别这个问题。在笔者看来，严格意义上的

^① 唐声诗：指唐代可配乐歌唱的齐言的五七言律诗和绝句。

“唱”，一有乐谱可依，唱时对乐谱不可随意改变；二在通常情况下用乐器伴奏。“吟”却不同，一无乐谱可依，吟时对音高、时值、速度、旋律等处理有一定的随意性；二在通常情况下不用乐器伴奏。关于“吟”跟“唱”的区别，赵元任先生早就说得很清楚：“吟诗没有唱歌那么固定；同是一句‘满插瓶花罢出游’，不用说因地方不同而调儿略有不同。就是一个人念两次也不能工尺全同，不过大致是同一个调儿（tune）就是了。要是跟着笛子唱《九连环》，那就差不多一定是照那个工尺唱，就不然至少也可以说唱唱儿每次用同样工尺是照例的事情，每次换点花样是（比较的）例外的，而在吟诗每次换点花样是照例的事情，两次碰巧用恰恰一样的工尺倒是例外的了。”^① 郭沫若先生也曾概括的语言将“吟”与“唱”作了比较：“中国旧时对于诗歌本来有朗吟的办法，那是接近于唱，也可以说是无乐谱的自由唱。”^② 我很赞同郭先生的这种说法。

中国古代的文学艺术中有许多概念没有严格的界说。由于“吟”好象歌唱，所以古人有时将吟诗吟文称作“吟唱”，称作“歌”或“歌咏”。前者如金元好问《和党承旨〈雪〉诗》之二：“白头两遗编，吟唱心自足”；后者如清刘大櫟《论文偶记》：“歌而咏之，神气出矣。”

现在我们来探讨什么是“诵”。对“诵”的解释，历来有两种不同的意见。

《周礼·春官宗伯下》：“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诵、言、语。”东汉郑玄注曰：“倍文曰讽；以声节之曰诵。”在同书“讽诵诗，世奠繫，鼓琴瑟”下，郑玄又注曰：“‘讽诵诗’，谓暗读之，不依咏也。”又《礼记·文王世子》：“春诵，夏弦。”郑玄注曰：

① 《〈新诗歌集〉序》，见《赵元任歌曲选集》第41页，人民音乐出版社，1981年版。

② 见郭沫若为洪深《戏的念词与诗的朗诵》所作的序，此书1962年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诵谓歌乐也；弦谓以丝播诗。”孔颖达《正义》曰：“‘诵谓歌乐’者，谓口诵歌乐之篇章，不以琴瑟歌也。”概括郑玄的看法，所谓“诵”，就是不用琴瑟等乐器伴奏，而以抑扬顿挫的声调有节奏地歌咏。据这样的解释，诵与徒歌和吟咏没什么区别。后代有些学者也持这种看法。如清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言部中解释说：“诵则非直背文，又为吟咏以声节之。”又如近人顾颉刚先生认为“歌与诵原是互文”，朱谦之先生赞同此说，指出两者是“同义”的^①；林尹先生注《周礼》中的那个“诵”字更直截了当：“唱也，谓记背诗歌之文而以抑扬顿挫之声调唱之也。”^②不仅一些学者将“诵”解释为歌唱或吟咏，古代一些诗人也有将歌诗称作诵诗的，如明初诗人高启有首诗题为《夜闻谢太史诵李杜诗》，开头几句描写的却是谢太史歌李杜诗的情景：

前歌《蜀道难》，后歌《偏仄行》。商声激烈出破屋，林
乌夜起邻人惊。我愁寂寞正欲眠，听此起坐心茫然。高歌隔
舍如相和，双泪迸落青灯前。……

显然，在高启看来，诵诗就是歌诗。

另一种意见则认为“诵”与“歌”是有区别的。东汉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引毛传曰：“不歌而诵谓之赋”^③。又《国语·晋语》：“与人诵之。”三国吴韦昭注曰：“不歌曰诵。”这就明确指出，诵是诵，歌是歌，两者不是一回事。后代的一些学者接受了这种看法，有的还进一步指出两者的区别。如清程廷祚认为：“古者之于诗也，有诵有歌，诵可以尽人而学，歌不可以尽人而能也。”^④又刘熙载在《艺概·诗概》中通过比较将“诵”与“歌”的

① 见朱谦之《中国音乐文学史》，第6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② 见《周礼今注今译》第233页，书目文献出版社，1985年版。

③ 此句不见毛传，刘勰在《文心雕龙·诠赋》篇中以为是刘向所言。

④ 程廷祚《诗论十五》，道光丁酉年刻本《青溪文集》卷二。

不同说得更明白：“赋不歌而诵，乐府歌而不诵，诗兼歌诵。”近人中也有不少学者注意到了“诵”与“歌”、“吟”的区别。如黄仲苏先生把朗诵的方法分为以下四大类：

一曰诵读。诵，就字义言，则为读之而有音节者，宜用于读散文。……如“四书”、诸子、《左传》、“四史”以及专家文集中之议论、说辨、序跋、传记、表奏、书札等等，皆属于诵读之类也。

二曰吟读。吟之为言，呻也，哦也，唱也。……吟读宜用于读绝诗、律诗、词曲及其他短篇抒情韵文如谏、歌之类。
……

三曰咏读。咏者，歌也，与咏通，亦作永。……宜用于读长篇韵文如骈赋、古体诗之类。……

四曰讲读。讲者，说也，谈也。按说乃说话之说，谈则为对话也。宜用于读语体文。^①

黄先生所说的第四类“讲读”法显然不适用于读古诗词文，姑且不论。其余三类，虽将“吟读”和“咏读”分为两类显得过细，但看到“诵读”与“吟读”的区别还是值得肯定的。朱自清先生认为：“吟读和咏读可以并为一类，叫做‘吟’；……诵读照旧，只叫做‘诵’”；“这里指出的‘吟读’、‘诵读’的分别，确是有的”^②再如朱光潜先生作了这样的比较：“歌重音乐的节奏而诵重语言的节奏”；中国人的诵诗同吟（即吟）旧诗在节奏的处理上是有所不同的。^③

① 《朗诵法》第126—128页，上海开明书店，1936年版。

② 《论朗读》，《朱自清全集》第二卷第54页、56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

③ 《诗论》，《朱光潜美学文集》第二卷第119页、121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